

江海風雲

陶勇等著

JIANG HAI FENG YUN

江苏人民出版社

序

革命回忆录集《江海风云》，是我军一支劲旅战斗生活的重要片断，是三年游击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斗争形势的缩影。

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是由三部分红军为基础组成的：一部分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领导的江西横峰、弋阳农民起义武装发展起来的红军闽浙军区挺进师；一部分是一九二八年春夏，由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领导的福建龙岩、永定、上杭等地农民起义武装发展起来的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第四、第五支队；一部分是一九二九年福建漳州农民起义武装发展起来的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主力红军撤离后，这三部分红军部队，和其他红军游击队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坚持了浙南、闽西南、闽南等地区的革命阵地，为抗日战争积蓄了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三部分红军部队，遵循党中央的指示，经过复杂的谈判斗争，与国民党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于一九三七年秋先后下山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投入了错综复杂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这本书，字字行行都是从斗争实践中来的。它的作者们，既不是作家，也不是诗人，他们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和老战士。他们曾经长期在血与火中搏斗，在枪林弹雨中厮杀。这些文章，与其说是作品，不如说是战斗的记录更确切些。作者们用革命的激情，战斗的笔触，生动的语言，形象地再现了往昔峥嵘岁月里，人民战争的舞台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有的文章，把我们带回到三年游击战争的岁月，游击队员们神出鬼没打击敌人的动人场景；有的文章，使我们重见了抗日战争中敌顽我错综复杂的斗争风云；有的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不屈不挠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有的文章，活画出了我军指战员大智大勇，气吞山河的高大形象；还有的文章，则深刻反映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和我军同人民群众之间骨肉相连、鱼水相亲的革命情意！

这些文章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它将唤起对往事的回首，进而激发革命斗志；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它将使他们懂得革命成果来之不易，从而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部生动的革命传统教材。

《江海风云》的作者们，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前后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几经周折反复，终于使这本书问世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本书作者之一，党的优秀干部、我军著名将领陶勇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过早地去世了。为此，我们以万分痛惜之情，表示深切的哀悼！

过去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后的道路却很长很长，在建设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仍然需要过去战争年代那么一种精神。许多老同志积极热情地

撰写革命回忆录，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书篇目基本以所忆史实的时间先后为序排列。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许多老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
解 放 军 八一〇三二部队《江海风云》编写组

一九八一年七月

目 录

粟裕同志题诗	
序.....	(1)
千山万壑行.....张文碧	(1)
粮食的故事.....朱太林	(25)
到敌人银行去取款.....卢 胜	(32)
曲折的行程.....陈茂辉	(37)
挺进皖东.....梅嘉生	(49)
紫金山下战歌声.....周 密	(65)
春节前的战斗.....潘国雄	(78)
保卫郭村.....卢 胜	(86)
港口暴动.....姚 力	(100)
黄桥决战.....张震东	(119)
犄角之争.....陶 勇	(135)
战斗在崇明岛上.....吴文斗	(156)
运枪.....王继奋	(169)
黄海波涛连天涌.....何振声	(179)
粟司令看炮.....陈应洪	(188)
斜桥伏击.....李干辉	(192)
武装斗争结合统战工作的胜利.....周一峰	(203)

江海怒潮	洪泽	(213)
“一枝梅”	姜子言	(226)
大闹龙王庙	云飞	(231)
东陈歼日寇	张贵喜	(236)
大破“篱笆阵”	袁广文	(240)
跑不脱、飞不掉	康林	(248)
水乡轻骑	陆鑫	(254)
王营攻心	蒋新生	(262)
强攻车桥	俞炳辉	(274)
两军相遇勇者胜	彭德清	(287)
钢板铁笔刻红星	胡石言	(296)
忆日本战友松野觉	陈超寰	(307)
进军天目山	袁俊	(326)
血战黄泥冲	徐馨伯	(345)
高邮落日	谢云晖	(356)

千山万壑行

张文碧

一九三四年阴历六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奉令从东线回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七月六日，北上抗日先遣队肩负着挽救民族危亡的神圣使命，迎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锋芒，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父老姐妹，由红色首都——江西瑞金出发，向东转而北上，进入福建省。经长汀、清流，占大田，出敌不意，迅速渡过闽江，于七月三十一日半夜袭击了水口镇。白军驻在水口镇的八十七师四个营闻风而逃。

十一月，主力又经常山、淳安进占距杭州仅八十公里的分水，大大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竟厚颜无耻地借口“避免国际纠纷”，派遣了五个正规师，两个独立旅，还有浙保四个团，兼程赶到闽浙赣边境，以极为优势的兵力，层层阻拦我军北上抗日，并企图一举歼灭我们。

十二月初，方志敏同志带领红十军，在皖南黄山脚下的芳村和我们会师。部队进行了整编，我编在红五十五团任特派员，整个抗日先遣队在方志敏同志率领下，继续北上。但国民党的堵击也越来越厉害了，就在这一带，我们与前来围阻之敌作了多次激

烈的战斗。谭家桥的一场苦战，部队伤亡很重，减员很多；紧接着，部队在怀玉山又遭受严重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同志不幸被俘，部队大部分伤亡。其余部队由军团参谋长粟裕同志、政治部主任刘英同志率领，冲出敌人重围，折回江西革命根据地横峰、德兴、上饶一带休整。

一九三五年一月间，上级首长告诉我们，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换了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主力红军正在胜利地继续北进。这个消息，大大鼓舞了全体同志。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正确领导的结果；目前，虽然面对着敌人的重重围困，但是，这一喜讯使我们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信心。

这时，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电，指示闽浙赣省委，立即组织挺进师（包括七军团一部、十军团一部和闽浙赣独立师一部）进入浙江，牵制敌人兵力，策应主力红军长征；保卫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红色政权的政治影响；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挺进师由粟裕同志任师长、刘英同志任政治委员，下率三个支队，共五百多人枪。我在三支队担任副政治委员兼特派员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挺进师自上饶县的灵山出发，每人身上一支枪，一个简单的小包，日夜向东行进。由于敌人严密的封锁，我们只能走荒山野路，即使这样，也还时时遭到堵击。我们且战且走，曾在一夜八小时之内，胜利地渡过信江，敏捷地通过了六道封锁线。好不容易经赣东、闽北，前后二十多天，才

到了浙江南部的庆元。在这二十多个日日夜夜的急行军中，我们忍受着饥寒和极度的疲劳，一次又一次地把堵击的敌人击退。粟裕、刘英同志和我们大家一块打仗，一块挨饿。爬山、打仗，他们总是跑在全师的最前面。同志们走累了，他们就跑来笑着说：“来，比比看！”一和他们比赛，大家的劲头就来了。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和宿营时，他们就领着大家唱国际歌、红军歌，有时还吹口琴给我们伴奏，讲解歌词的内容，启发教育大家，确信革命必胜。

行军途中的一天，粟裕、刘英同志派通信员来，叫我们三支队的支队长、政委和我到他们那里去。

在山脚下的一间破烂茅草棚里，粟师长和刘政委正坐在一张小桌旁，围着一份自印的地图，在研究什么；见我们来到，忙站起来，让我们坐下，说：

“部队要钻敌人的空子，去浙西南活动。目前决定先在庆元、松溪、政和、屏石一带活动一个时期，打通闽东、闽北和兄弟部队之间的联系，发动群众，粉碎敌人的‘清剿’计划。但我们从浦城、广丰过来时，把二支队留在那里开辟新区了，现在那里的敌人增强了兵力，他们已与师部失去了联系，处境十分困难。”

说到这里，刘政委在屋里踱起步来，看得出，他在为二支队的处境担心。粟师长用炯炯发光的眼睛凝视了我们一阵后，命令说：

“你们三支队明天就返回去，沿途侦察情况，把二支队找回来。”

粟师长沉思了一会，又说：

“你们返回去，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可能敌人已经占领了那条道路。如果中途受到阻拦，就应该灵活处理，切不要硬打硬

拚，要爱护每一点革命力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部队的行动。不管情况怎样困难，都必须到浙西南松阳、枫坪一带来寻找师部。”

第二天早晨，师部和一支队继续前进了。我们三支队立即回头向西北走。临行时，粟师长、刘政委又一再叮嘱我们：行动要谨慎小心，要多思考，多判断。

往西北，是昨天走过的道路。左面是高高的大山，古木参天；右边是条大河，河水滚滚奔泻；河对岸又是高高的山峰，密密层层的丛林。我们匆匆赶路，脚下都象抹了油一样，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路。刚拐过紧靠在河岸上的一个大山角，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支灰蒙蒙的队伍迎面而来，部队立刻停步，仔细一看，原来是多次与我们交过手的伪浙江保安团！

时间是如此紧迫，不等从容备战，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就开始了！

我们三支队大部分是由抗日先遣队的非战斗人员编成的，战斗力较差，但在众多的敌人面前，依靠了顽强的战斗意志，还是激战了两个多小时。

敌人遭到顽强的反击后，摸不准我们的虚实，以为遇到了我军的伏击，不敢恋战，丢下大堆尸体，急忙把部队往后收缩了。趁敌人败退下去的一瞬间，我们便迅速撤出了战斗，将部队拉到指定地点。在清点人数时，发现政治委员失散了。

中午过后，太阳慢慢向西偏斜了。淡白色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在山坡上投下了零乱的阴影。身上带着硝烟味、满脸泥垢的战士们，有的倚着树干坐着，把枪斜靠在肩上；有的在整理滚爬破了的衣服，捆扎着松了的绑腿带。为了急于把政委找到，我自己带了几个战士，并派了三个侦察员分头下山去寻找。但是，

找了很长时间，大家都没有找到。

时间飞快地逝去，我和支队长清楚地意识到这儿不是久留之地。敌人虽然暂时失败，但看那个样子不象完全撤退。当他们摸清了我们的虚实后，是会继续向我们发动进攻的；而我们的力量，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仓促激战，已经大大削弱了。在这严峻的时刻，大家的心情都十分焦急。

这时候，战士们的眼光都集中在我们领导者的身上，要求领导干部作出果断的决定。我想，政委也许牺牲了，也许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一时找不着也没有办法，绝不能因此而耽误部队的行动。眼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立即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我和支队长商量：根据当前各方面的情况，不能继续前进找二支队了，我们不能和敌人硬打硬拚，无谓地消耗自己的力量，现在每一个人，每一支枪，都是革命的宝贵财产，不能轻易地损失。部队应该返回找粟、刘首长去。眼前这五、六十个革命战士，五、六十条革命的枪，是保存，是损失，一切都在于领导者的决心。支队长和我商量后，下令部队返回。

谁知道，在这紧张的时刻，有个别干部和战士动摇了，他们主张部队马上绕道回闽北，回自己的家乡，回到我们在那儿战斗过多年的老根据地去。

这个意见给了我们劈头一棒，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竟有同志会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回闽北，这是什么意思？党交给我们挺进师的任务是要在浙江长期活动，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不是对党的指示发生动摇吗？再说不请示师部，擅自把部队拉回闽北，这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甚至是逃跑行为吗？想到这里，我回想到前一个时期，挺进师内部曾经严肃地批评过回闽北的右倾思想，因为回闽北就意味着放弃坚持浙江地区的斗

争，这是不符合东南分局和省委的指示的。对于这种错误思想，我虽然很气愤，但我还是努力克制着自己。凭冲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它已在我们支队里产生了一些影响，少数干部、战士附和着这种错误意见。

突然，山下传来了枪声和敌人的军号声。敌人已经摸清我们的虚实，向我们发起进攻了。枪声一阵紧一阵，我的胸口焦灼得简直要窒息了，豆大的汗珠一粒粒从额上流到脖子里。怎么办呢？怎么能使大家思想上清醒过来，渡过这危险的时刻，把部队带回去找师首长呢？我觉得自己是这么缺乏领导能力，不能胜任现任的职务。

这时，许多赞成我们的意见的战士们，纷纷围到我们的身边，催我们下命令，表示支持我们。战士们这一坚决行动，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当时，我蓦地想起了曾经广泛流传在红军部队中的毛委员的一个动人的故事：

秋收起义以后，有一支红军从湖南撤退下来，部队初次受到挫折，思想上组织上混乱到了极点，部队充满了失败情绪，许多同志都垂头丧气，对革命事业失去了信心，有的人竟逃跑了。这时候，毛委员来到了部队，对大家说：

“同志们，现在我们打了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是兵家常事，打了胜仗别大意，打了败仗也别泄气。何况我们并不孤立，我们的革命事业受到全国各地工农群众的拥护，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有些人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也算不了什么。部队里少了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有句俗话说：‘万事起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能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把这一关挺过去，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

现在，不也很象秋收起义以后的情景吗？个别干部动摇，有的同志犹豫……

回想起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全身充满了力量，感到一切都有了希望，极度的焦急转变为无比的兴奋。我向着全体同志，提高嗓了门，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并解释去福建是一种逃跑行为，是可耻的，师部没有这个命令。同志们听了，一个个都振奋起来，有的把刺刀拔出来插上枪尖，有的握紧了拳头象要呼喊什么，支队长和我都感到时机已经成熟，相互示意了一下，便提起驳壳枪，向大家喊了声：“同志们，跟我走！”跨开大步领头向东北方向走去。走出一段路，回头一看，见全体同志都扛着枪整整齐齐地跟上来；原来站在远处的个别动摇的人，这时也扛起背包，从后边跟上来，和我们一起前进了。

我们就是这样，在毛泽东同志胜不骄、败不馁，意志坚决、毅力顽强的伟大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影响下，在敌人密集的枪声中，避开了敌人的反扑，穿过丛山峻岭，五天之后，终于在浙江龙泉附近找到了师部。不久，二支队也从庆元安全地回来了。

二

一九三五年三、五月间，挺进师在浙西南，一连打了几次胜仗，开展了六、七个县的游击战争，声威大震。特别是斋郎战斗，把伪浙保主力第一团李秀部和伪闽保第二团洪深部及反动大刀会一千多人，打得落花流水，使敌人慌忙溃退到龙泉以南地区，粉碎了敌人预先布置好的“堵剿”计划，使闽浙边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守；并给进攻闽东、闽北的敌人以威胁，使敌人不得不从闽北抽调两个团左右的兵力，从闽东抽调三个团左右的人马，转过

来对付挺进师。

这时，浙赣路以南到瓯江流域一带，敌人控制比较薄弱，便于开拓广阔的游击区。于是，挺进师就伸开了手脚，大大活跃起来。短短几十天功夫，在龙泉、松阳、云和、遂昌等十多个县份，以龙、松、遂之间的王村口和白岩区的枫坪、岩岱后一带为中心，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红色政权。农会、交通网、侦察网和赤卫军等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群众还经常自动地组织起来，手持梭标、大刀、鸟枪、木棍积极配合我军作战。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一直搞到各个县城的边缘。

根据地农民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我军的迅速扩大，使杭州、上海的敌人大为震动。国民党伪《东南日报》也大声疾呼着，说什么“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若当局不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等等。充分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惊慌和胆虚，也预示着敌人将对我军和根据地人民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果然，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匆忙组成了浙南“剿匪”指挥部，驻于丽水；将闽浙赣皖四省“剿匪”指挥部移驻衢州。抽调了十八军、五十六师、南京税警团两个团、福建新三师、浙保六个团、三个独立营、十五个保安大队，合计九个师四十多个团的兵力，采取以前进攻我中央根据地的办法，每前进一步便在大小道路上安下碉堡，步步为营，逐渐推进，妄图用四个月的时间消灭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根据这些情况，师部决定：除留二纵队、五纵队、广浦独立营，在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外，一、三、四纵队及师直属队，统随师部南下，到浙闽边的庆元、

泰顺、寿宁一线活动，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迫使敌人主力向东南调动，以保卫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

九月间，我们转到浙南的瑞安、平阳时，情况变得十分紧张，各地的反动武装被调动起来，配合正规军“清剿”我们。同时这一带又濒临东海，地势平坦，部队很难隐蔽。于是粟裕、刘英同志又各带一部分人，继续向南挺进，到闽、浙边境的福安、福鼎、寿宁、泰顺、庆元等地区活动。一纵纵队长王平奉命带领我和六十多个精壮战士，往浙东寻找地下党组织，以便配合他们行动，在浙东坚持斗争。

部队到了浙东。这里敌人的“清剿”之网也撒得非常严密，处处有白军，路路有防哨，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为了行动灵活，保存部队有生力量，我们又在天台山区，将部队分成两股：一股由王平同志带领向仙居磨盘山发展；我带领十几个同志向东阳、永康、缙云前进。

和王平等同志分手后，我们白天隐蔽，夜晚行动，一面寻找党的地下组织，一面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这天，我们露宿在从仙居到缙云去的八宝山上。当我们一觉醒来时，夕阳只剩下最后一抹霞辉，山下正升起缕缕晚炊。在夜色渐渐笼罩下来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向山下走去。我和另一个同志走在前面，刚下山坡，我发现山坡与平地接连的地方，有一条很宽很深的大封锁沟，沟沿上走着几个荷枪的白军。我不由心里一惊，连忙向身后打手势，示意停止前进。随后，我们又悄悄地换个方向准备绕道下山，不料翻过两个山头，面前的路上，同样布着敌人的哨兵。

就这样，我们被困在八宝山上上了。

八宝山是一脉绵延的山岭，山里什么也没有，没有房子也没有群众。我们只能在大树下睡觉，靠野果充饥。吃了野果子，大家肚子里一个劲儿的往外冒酸水，说不出的难过，等酸水冒光，肚子又饿了，吃的自然还是野果子，在这儿再也找不到比野果子更好的“粮食”了。

第六天的下午，天气突然变化，乌云在天上翻滚了一阵，大雨就不停地下了起来。顷刻之间，风声、雷声、雨声夹着山水的滚动声，响彻了整个山间，好象天就要塌下来似的。我们十几个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手拉着手躲在大树下，雨水从树叶的空隙倾倒下来，把我们从头到脚淋得透湿。

开始，我以为这场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的。谁知直到夜幕降临，还没一丝收敛的迹象。这时，我借着天空雷电的闪光，看了看身边的十几位战友，他们虽然已被连日来的饥饿、寒冷和劳累，折磨得形容憔悴，瘦弱不堪，但在他们每一个深陷的眼窝里，却闪耀着明亮、坚定的光，象点点跳动着的星火。这一切，使我感到无比地欣慰与温暖。

突然，站在我身边的通讯员小胖，象要倒下去似的左右摇晃了一下。我连忙将他扶住，脱下自己身上的湿衣服，拧了两把，披在他瘦削的肩上，我急促地问：

“怎么样，小胖？”

“还……可以……抗……”

小胖一句话还没说完，“咔嚓”一道青紫色的电光闪过，象一把斩天劈地的利剑，冷飕飕地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跟着就是一阵山摇地动的霹雷，我们象挨了炮弹似的失去了知觉，晕倒在地下。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只见离我们只有二十米左右的地方，两颗高大的松树，树身从中劈开，焦黑的

残枝横躺在草丛里，毕毕剥剥地还在燃烧呢。

经过这场惊吓之后，大家立即商议，决定出敌不意冲下山去。于是，我们冒着瓢泼大雨，穿过一堆堆黑黝黝的荆棘丛，越过一道道大小溪涧，抱着坚决突出去，要不就拚战而死的决心，迎着敌人，往山下冲去。但是，奇怪得很，这次突围下山，一个敌人也没有遇到，原来戒备森严的伪保安团，不知上那儿避雷躲雨去了。

这场恐怖的大雨，狠狠地折磨了我们，却也给我们解了围。

三

从八宝山突围出来后，转战行走，到处找地下党的关系，又到处受到阻拦，接连好多天，还是没有一点成果，而大家已精疲力竭了。当我们回到王平同志他们活动的地区——磨盘山时，才知道王平和他率领的同志们，在和我们分手以后，都已英勇地牺牲了。我们又损失了几十个战友，大家都有说不出的悲痛……

面前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寻找浙东地下党，看来已无希望，去找大部队，部队又已化整为零，东分西散，早已与我们失去了联系。目前，唯一的办法，只有继续留在浙东山区活动，寻找一切机会，坚持游击战争，保存力量，熬过这艰难的岁月。好在浙东地区，到处是深山老林，回旋的余地很大。我们十来个人又神出鬼没地活动了一个时候。

虽然我们不了解全国当时的革命形势，更无法知道粟、刘首长和主力红军到了哪里的消息，但是大家确信：我们的革命事业，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定有了新的发展。我们都是被地主逼得无法生活下去的农民子弟，就是在一九二八年那